

书写温情岁月里的尘世清欢

——读《好好的时光》

钟 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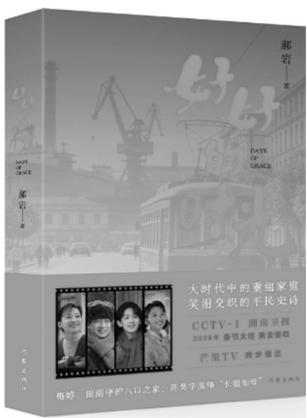
随着年度大戏《好好的时光》的热播，也带火了知名编剧郝岩的同名长篇小说。小说版的《好好的时光》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只是安安静静地讲述着一个普通家庭的柴米油盐、悲欢离合，却在平实的文字里，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情，让我们看见平凡人在岁月里的坚韧，也读懂了好好生活的意义。

故事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那是一个春风初起、新旧交替的年代。机械厂的工人庄先进，带着三个孩子，遇上了带着一双儿女的歌舞团演员苏小曼。两个经历过生活磨难的人，怀揣着对安稳日子的期盼，组成了一个热热闹闹又磕磕绊绊的重组家庭。五个性格不同的孩子，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有争吵拌嘴，有隔阂误解，也有相依相伴的温暖，他们的成长轨迹，就像我们身边无数普通人的青春，藏着迷茫、挣扎，也藏着不放弃的坚守。

近四十年的时光，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载着这个家庭走过时代的变迁。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到市场经济的浪潮涌起，庄先进所在的机械厂慢慢转型，苏小曼曾经热爱的歌舞团也跟着时代变化，而家里的孩子们，也在时代的洪流里各自闯荡。有人不甘平凡，勇敢辞职下海，在商海里跌跌

撞撞，尝遍失败的滋味，却始终不肯低头，慢慢学会了担当；有人坚守着心中的热爱，守着平凡的岗位，不被外界的喧嚣打扰，在平淡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幸福；有人在情感里徘徊纠结，经历过遗憾与伤痛，最终学会了与过往和解，温柔地对待生活。作者郝岩没有刻意美化生活，也没有过度渲染苦难，只是真实地写下每个人的脆弱与勇敢、挣扎与成长，让这些角色鲜活又亲切，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邻居、朋友，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最真实的样子。

这个大家庭最动人的，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情。庄先进和苏小曼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浪漫至极的桥段，有的是日复一日的相濡以沫、相互扶持。面对一家子人的吃喝拉撒，面对孩子们的叛逆与迷茫，他们没有抱怨，用宽容化解矛盾，用乐观面对琐碎。日子再难，两人也会携手扛过去；生活再苦，也会给彼此留一份温暖。五个孩子从最初的疏离隔阂，到后来的相依为命，在一次次挫折与陪伴里，慢慢懂得了家庭的意义，学会了包容与珍惜。那些清晨的粥香、傍晚的灯火，一家人围坐吃饭的热闹，争吵过后的和解，都是最朴素的温暖，也是这个家庭对抗生活风雨最坚实的底气。



《好好的时光》最珍贵的地方，在于以小见大，用一个普通家庭的变迁，映照出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希望。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聚焦于百姓的日常，却让我们看见时代发展的脚步，看见普通人在时代浪潮里的坚守与奋斗。庄先进一家的日子，有拮据窘迫，有烦恼忧愁，可他们始终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用幽默化解苦涩，用坚韧奔赴清欢。就像书里写的那样，日子不是一帆风顺的，可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勤勤恳恳、相互包容，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暖意，把苦涩的生活熬出甜香。这正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写照，我们都在琐碎与起落里，努力地好好生活，认真地追逐幸福。

作者郝岩的文字平实又细腻，像唠家常一般，娓娓道来故事的点点滴滴。书中没有完美的人物，每个人都有小缺点，都有各自的遗憾，都在岁月里慢慢打磨、慢慢成长，这份真实让故事格外有感染力，也让读者很容易产生共鸣。那些细碎的日常片段，庄先进下班回家的一杯热茶，苏小曼练舞时的疲惫，孩子们吵吵闹闹的日常，都刻画得生动鲜活，一字一句都带着人间烟火气，温柔又治愈。读来令人也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人情味的小院里。

《好好的时光》以平民的视角，揭示出好好的时光，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瞬间，不是大富大贵的生活，而是柴米油盐的安稳，是家人相伴的温情，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热爱。那些烟火缭绕的岁月，那些相濡以沫的陪伴，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好好的时光。这本书写的正是庄先进一家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愿你我都能在平凡的岁月里，珍惜当下，用心经营，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过好好好的时光。

打捞时代褶皱里的微光

——读《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

刘小兵

当我们谈论当代文学中的“在场”，梁鸿的名字总是绕不开的。从《中国在梁庄》里那个提着笔记本穿梭在村庄街巷的记者，到《梁庄十年》中与故土共历变迁的思考者，她始终站在生活的褶皱里，用文字为时代的无名者立传。她的这本《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作为首部人文讲演及访谈集，更像是一座连接学院与田野、文学与生活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学者作家如何以“在场”的姿态，打捞时代里那些被忽略的温度。

书名本身便是一句充满力量的宣言。“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不仅是标题，更是梁鸿贯穿始终的创作信仰。在书中，“内部”“重返”“柔软”三个关键词构成了她理解世界的坐标系。

“内部”意味着拒绝浮光掠影的观察，主张深入生活的肌理，触摸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悲欢。这种“内部视角”赋予了她文字独特的质感：它不是冰冷的学术分析，而是带着体温的触摸。她蹲在梁庄田埂听留守老人讲述艰辛，坐在城市出租屋与务工青年畅谈迷茫。正是这些深入内部的观察，让她的文字拥有了直抵人心的真实力量。

“重返”则是梁鸿创作的动态过程。她从不满足于书斋思辨，而是在学院与故土、文学现场与生活现场之间往返。在《为什么再写〈梁庄十年〉》中，她描述了时隔十年重回梁庄的心境：熟悉的面孔与变化的屋舍提醒着她，时间从未停止，书写必须跟上脚步。这种重返并非简单的回归，而是带着新思考的再出发。正因如此，她笔下的梁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充满烟火气、不断生长的生命共同体。从年轻人的创业梦想到村庄基础设施的改善，每一次重返带来的新发现，都让她的创作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兼具学术深度与生活厚度。

而“柔软”，是梁鸿文字最动人的底色。在讲演《爱与生活》中，她指出文学不仅要表达爱，更要表达爱的复杂、暧昧甚至悖论。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体察，让她的文字充满了悲悯与同情。她书写留守老人、务工青年及所有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普通人，没有居高临下的同情，只有感同身受的理解。让读者的喜悦与欢乐与共，赋予了文字温暖的力量。

梁鸿的写作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她关注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疑难，从乡村空心化到城市陌生人社，从非虚构写作的困境到文学如何重返现实，她的思考扎根于当下的中国。既有审视也有期许。她的文字只为记录时代，让那些在浪潮中被淹没的个体在文学中找到位置。



作为学者作家，梁鸿的文字兼具学术严谨与文学感性。她将学术思考融入生活观察，使抽象理论具体可感。在《超现实主义语境中的非虚构写作》中，她探讨非虚构写作的边界，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意义。这种跨学科视野，创造出一种介于纯粹文学与刻板学术之间、充满生命力的独特书写。

书中最打动人的，是梁鸿对“普通人”的执着关注。她坚信文学的本质是“人学”，普通人的生活是最珍贵的矿藏。在《生命本身足以让我们赋值》中，她试图将那些“向下的事物”打捞上来，赋予其价值。她书写梁庄的母亲们，记录她们在家庭与自我间的挣扎、痛苦与坚韧。这些文字引发对性别与权力的重新思考，充满了深厚的人文关怀。

《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不仅是梁鸿的创作总结，更是她对生活与文学的深情告白。她用行动证明：文学不是远离生活的象牙塔，而是扎根土壤，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她的“在场”，是深度的参与，是温暖的陪伴。

仲春之季翻开这本书，如同走进一个充满温度的文学现场。在这里，读者听到梁鸿与时代、生活及自我的对话。她的文字如一束光，照亮被遗忘的角落，也照亮内心的柔软。也有力地提醒我们：不要错过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故事都是时代的一部分，每一次“在场”都是对生命的敬畏。

梁鸿曾说：“我将永远站在大地的尽头。”这既是她的创作宣言，也是她的人生态度。这本书正是她站在大地尽头，为我们带来的关于生活与文学的深刻思考。它让我们相信，只要保持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愿意以“在场”的姿态拥抱世界，我们就能在时代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文学的光芒中获得内心的安宁。

黄土高原上的人性书写

——读散文集《庄里》

吴荣强

作家郝随穗的散文集《庄里》系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签约的散文作品集，荣获第六届“柳青文学奖”的“散文杂文奖”。

郝随穗在《庄里》中采用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叙述方式，巧妙游走于“我”与“他们”之间。书中的“他们”并非整齐划一的思考、言说或行动主体，仅在偶尔之际从群体视角发声。这种在不可靠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复数叙事间频繁切换的写作方式，赋予《庄里》的叙述声音以独特的表面张力：先向外延展扩散，后向内聚拢收缩，相互交织融合，最终汇集整体的“他们”。

以老家与刘寡妇的纠纷这一情节为例，郝随穗并未流于俗套，简单地让双方各自陈述经历，而是将讲述与情绪、环境以及故事发展紧密勾连，使之环环相扣。在这些片段里，郝随穗“愿意回到那个宏大的时代现场，打量人们被阳光和尘埃笼罩的身子，揣测他们的心思，发现他们鲜为人知的秘密。他们的真实与虚假、善恶与爱恨，犹如山峦上的山头，赫然挺立，又含蓄地掩映在群山之中”，生动地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多面。

阅读《庄里》时，文本中的“风”，即散文中提及的风土人情、风物、风情、风气，格外引人注目。在整部作品中，声音的描绘举足轻重，优秀作品文字考究典雅，能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郝随穗的创作已从“苦难现实的宣泄”升华到对人性与命运的深刻思考。他不仅记录生活，更以文字的力量引导读者关注时代洪流中被忽视的细节。

《庄里》描绘的是“日常生活，朴素的美”，读来给人“返璞归真、洗尽铅华”



之感。郝随穗以朴素语言叙述家常之事，促使读者重新思索文学之美。作品宛如一首普通人生活的叹惋赞歌，着重表现的并非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是作者对人际关系的纯粹性理解。这提醒我们，环绕我们的日常生活亦是一方创作阵地，对其进行书写与诗化同样是一种深刻的介入。

郝随穗还通过写作让时间放缓，精心修复并还原了“血液里流淌的故乡”。其作品蕴藏着自然意识与气息，以及浓厚的乡土情怀和挽歌意味。尽管他深知“城市的风是屋顶的过客”，但这并未影响他对现代生活的接纳与热爱。居住、行走、故乡、他乡、自我与他者，在他心中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老窑》《液态村落》等篇章，看似笔触绵软，却直击生命真相，写尽了烟火缭绕的人间百味。

在作者的成长历程中，那些熟悉的

父辈们的情感关系与模式，以及孩童从旁观到被塑造的自我，随着作者年岁渐长，一次次冲击着他日益丰盈的内心。如今，他长大后能够更清晰地审视那些话语、行为及成长中父辈给予的细微之处，同时也看到了内心逐渐变化的自己。因此，这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从另一种视角对陕北生活的深入解读。郝随穗在后记中写道：“当我用文字怀念那些旧时光中的所有时，散文作为我的历史库存，替我保存了那些旧时光的明与暗的记忆，也为我保存了人性百态。写作的意义在这一刻给了我更充足的理由，让我深情投入，让我为此痴迷。”这番话真挚动人。在书中，他执着地探索、见证并思考自幼熟知的陕北生活，以文字为窑洞中的小人物画像，记录他们的故事。

郝随穗的陕北叙事呈现出现象学还原的特征。在他笔下，陕北窑洞、子长煤矿、信天游以及庄里的一切，不再是简单的抒情对象，而是转变为承载集体记忆的精神符号。他的文字游走于大众文化与严肃文学、地域经验与普通人性、现实解构与诗性重构的张力之间。这种多维度叙事实验使他的作品既反映了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又隐含了对文学本体的回归与超越。

诚如第六届柳青文学奖的颁奖词所言：“这部散文集以黄土高原的一个乡村为样本，叙述庄里人的日常生活，挖掘庄里人的心理、性格和命运，展现庄里人的规矩和道德。作品情感深厚，思考深刻，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观察与想象之中，不仅表现了陕北西部独特的风俗民情，更展现了闪烁在灾祸、苦难和艰辛中的一种生存斗志和乐观精神，

从而赋予了文化人类的意义。”

此外，散文集中的故事与人物皆与现实紧密相连，共同指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与日常生活场景，为读者打通了通往“存在”意义的通道。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洋溢着生活的“在场”感，使读者或多或少能在文本中寻觅到自己的身影，进而引发对生活的深刻反思。《庄里》的散文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生活的纷繁复杂、人性的多面交织以及心灵的幽微深邃。

有人认为写散文，“语言”只需通顺明了，实则不然。散文语言需具备文学性、个人风格、微妙之处及不可替代性。在这本书中，读者欣喜地看到，郝随穗尝试将精神与现实生活相融合的写作探索，使他的作品如多棱镜般展现生命的多维体验，并深入触碰命运的底层。这些敏锐的观察融入散文集，令作品思维广度拓展。

相较于以往，郝随穗的散文风格变得愈发从容流畅。过去作品中常见的悬念与紧凑情节逐渐减少，部分作品甚至缓缓铺陈。例如《陕北册页》中的几幕场景，在郝随穗的散文中呈现，一种流动的温情深深打动人心。这不是挽歌，而是一首谣曲，如抒情诗般蜿蜒流淌，最终定格为一个明亮而安静的惊叹号。

在该书后记中，郝随穗如此解释：“这些散文所描述的，必然是我生命触及的某些敏感点，比如哺育我的庄子，以及庄子空心化到城市陌生人社的一切。我尝试用自己的文字修饰时光中渐渐远去的村落——我的庄子。”诚如所见，郝随穗以克制冷静的笔触，描绘了日常生活中被社会锤炼的小人物，以及他们身上令人动容的点滴。

雪域高原上的尘世绘卷

——读柳喻《涧水奔流》

吕 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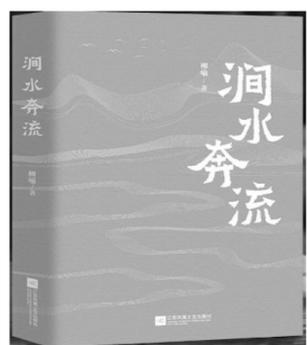
雪域高原是遥远的，也是神秘的，那里的雪山，那里的溪水，那里的烟岚，衍生出了看得见看不见的风景，以及数不清的记忆与故事，吸引无数人走进那片多彩绚烂的天地，去领略它的异域风情和雪山文化。柳喻的《涧水奔流》以灵动幽微的笔触描绘了那片土地上平常人的烟火日常，闪耀着夺目的异质光芒，堪称雪域高原上的尘世绘卷。

历史是一个延续不尽的过程，雪域高原这片土地有过贫瘠和灾荒的岁月，却从不乏美好的人性和丰富的感情。那些美好如同河边氤氲的水汽，弥漫着植物的清新、花朵的芬芳。所以，它的背影太长、故事太多、情感太深。《涧水奔流》虽然只收录了十三则故事，却涉及了诸多的人和事。柳喻用文字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构筑了一个类似于虫洞般的隧道。读者可以通过它穿透生活的庸常，直抵它的本质。

“在苍翠大地上，每个人都行进在不可知的引力场上，我们都是无处可逃者。”在柳喻看来，人生的底色是坚韧的、向上的，如：《归妹》中的杜真，虽然总觉

得自己是站在冰冷河边找不到家的孩子，却有着强大的自救力量；《阿伊赛麦之鹰》中的池小英，在双胞胎姐姐早逝后，通过追寻姐姐的生活轨迹，去证明她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暮色将至》中的夏木，因思念母亲而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然后尽力去弥补母亲对姨妈的亏欠。如何把故事讲得好，讲得精彩，是检验一个作家的硬指标，柳喻在这方面无疑是行家眼中的行家。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有独特的切入点，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极强的代入感，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那些故事都是柳喻自己的故事，哪怕不是，最起码也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她是作为旁观者的存在，那些场景也都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虚构出来的幻境。

一部优秀的小说除了巧妙的构思，对语言文字的把控力也是不可少。在书中，也可见柳喻深厚的文字功底，以及对语言的游刃有余，如：“我心中再也升起不起对任何事物的热情了，荒凉就像暴风雨一样时时敲打着我。”“辛酸，苦涩，过往的生活就像一片无垠的荒漠一样



向池小英席卷了过来。”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情不自禁地去联想、去思索。《涧水奔流》的异质感还体现在那些习俗、风物上，让我感触颇深的是那些民歌，它们是开在雪域高原上的花儿，有着让人叹为观止的生命力，经一代又一代人的口流传至今，这些都成了柳喻的文学养分，同时也是了解异域风情的媒介，如《红山谷》中的民歌，“天

上的一朵云，地上的一只羊。风吹过草地，梦里不知在何方。那是谁的羊，漂泊在天上。那是谁的云，四处去流浪。唱起心中的歌，我就是你的羊，走遍了所有的路，我还是你的羊。”

读着这些民歌俚语，让我想起在探访长江源的途中，遇到称多歌舞的情形。称多的歌舞以灵动的舞姿、传神的造型、深厚的内涵蜚声中外。在这里，人人都是歌唱家、舞蹈家，艺术的细胞已渗透到每个称多人的身体，他们用歌舞谱写生活，传递快乐。我似乎走进一个魅力无穷的世界，一切尘世的喧嚣，一切心中的烦恼，都在惬意中自然落去。读《涧水奔流》，让我得以进行一次重温、温馨而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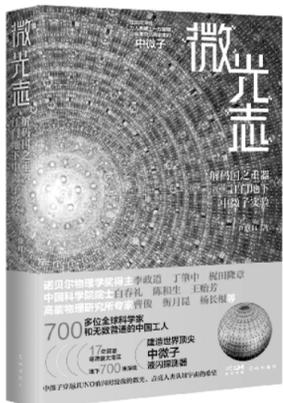
俄罗斯诗人蒲宁在日记中写道：“活在世上是多么愉快啊！哪怕只能看到这烟和光也心满意足了。我即使缺胳膊断腿，只要能坐在长凳上望太阳落山，我也会因而感到幸福，我所需要的只是看和呼吸，仅此而已。”在人生的忙碌中，能读到一本有意思的书，更是如此吧。

新书速递

《微光志：解码国之重器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

尹继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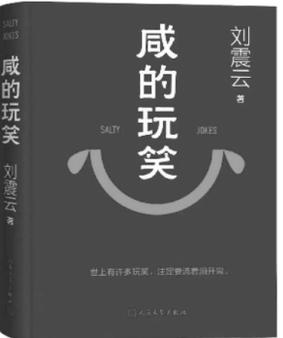
这是一部记录当代中国基础科学攀登世界之巅的里程碑式作品。书中以被誉为“宇宙幽灵”的中微子为线索，深入揭示了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这一国家重大科学装置的壮阔征程。作者历时三载深入科研一线，通过近百位亲历者的真实讲述，生动记述了全球700多位科学家与无数中国建设者，17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地下700米深处，共同建造世界顶尖中微子探测器的真实故事。本书以极具现场感的叙述，将“国之重器”背后的科学逻辑、工程挑战与人文精神层层展开，极致诠释了“大科学时代”的协同创新与跨越国界与学科的智慧接力，深刻展现了科学理想与现实工程相互淬炼的磨砺与辉煌。



《咸的玩笑》

刘震云 著

“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把它开完。”《咸的玩笑》延续了刘震云“写众生”的创作底色，用幽默的笔触，在嬉笑怒骂间照见普通人的日常，也照见每个人与生活和解的可能。主人公杜太白辗转教师、红白事主持人、小贩多份职业，在生活中摸爬滚打。面对无法较真、有苦说不出的生活磨难，杜太白看清规则却不被规则捆绑，尝过苦楚仍敢热烈投入。“玩笑”，既是日常的玩笑，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既可以会心一笑，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



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咸的玩笑》既写生活，也写生活的道理；既塑造虚构的人物，也看见世上的每个人。